

## 理发师小方

□徐樾

小方在我们小区的路口开了家理发店,这是连家店,前是店堂,后是卧室。小方把这店收拾得干干净净的,那些理发工具擦得锃亮锃亮的,那镜子更是擦得纤尘不染,照得人是须眉毕现。他这店也是夫妻店,专理男发,小方专门理发,老婆小梅就负责刮脸。

小方长得精瘦精瘦,小小巧巧,清清爽爽。他的老婆小梅也是一副精干的样子。小梅看人说话总是轻言慢语的,笑眯眯的,就像微笑大使一样,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。这是拿你当回事,把你当上帝待的。

小方理发的时候精力集中,不苟言笑。他的动作快而连贯,只听见电推剪运行的的声响,行云

流水,一气呵成。理完发,他还要习惯性地对顾客前后打量一番,生怕哪里存有不足。然后他再稍事修剪。这也是习惯,免得顾客心里不踏实。修剪完毕,他用毛刷将你脸上和脖子间的细碎头发掸净,最后在你肩头轻拍两下。他这动作就像写文章结束时的句号,更像乐曲的休止符。

理完发,改小梅上场了。她刮脸的动作很轻,还有点颤。刀子刮在脸上,不仅不疼,还像阵风,有点痒兮兮的快感。她刮脸非常仔细,就连眼窝、鼻翅、下巴、耳边,凡是凸凸晃晃的地方,全都刮到,一处不落。刮完脸,她还用手在你脸部反复摩挲,唯恐有遗漏的地方。刮好了脸,她还要用润肤霜给你抹抹,再锦上添花地给你脸部和头部稍作按摩。

这虽是顺带的,可时间的长度掌握得正好,既不长得像是恭维,又不短得意犹未尽。

小方的这个店生意奇好,夫妻俩真是眼睛一睁,忙到点灯。他这店,经常是三五个人在等待,这些人都齐刷刷地坐在沙发上。免得顾客无聊,小方还专门订有《现代快报》《扬州晚报》供客人在等候之际阅读。有时他还买几本杂志,或是《知音》,或是《家庭》,反正都跟生活有关的,大家爱看的。有时他干脆把彩电也搬了出来。

如今理发价格的行情,一般男性单独理发,底价是十块钱,贵点的要二十,若是店堂装修得好些,那价格就没谱了。可小方男性单理发,他只收八块,质量还不打折。有些店家在顾

客理发之际,还要连哄带骗地让顾客干洗头,甚者是强买强卖。小方不来这一套,做生意讲究的是愿买愿卖,理发也一样。由于小方的手艺好,口碑好,周围一带的人都到他这儿来理发。有的人家已经搬走了,可人家大老远的仍要赶过来。为啥?一是看看小方,叙叙旧,二是享受一番优质服务。老话说,陈酒故人,就这道理。

小方是周正的手艺人,投机取巧的事不做,歪门邪道的事不干。他挣的是辛苦的钱,干净的钱。靠理发发不了大财,也谈不上是小康,但也算是布衣暖,菜根香,衣食无忧了。小方常说:“人家骑马我骑驴,后面还有推车的汉,比上不足,比下有余。”这不是阿Q,这是一个知足常乐的劳动者。

微观

○○○

妩媚

风莲

母亲坐在院子里的凳子上,身上披了一件旧衣裳,紧紧地围着脖子,是防止剪下的头发掉进脖子里。父亲手上拿着用了很多年的削发器,正在给母亲理发。旁边的小石桌上放着一把剪刀和推子,是辅助的理发工具。削发器一下一下地,不紧不慢地在母亲的发间挥动,母亲花白的头发像是一朵朵花一样飘落下来。理几下,父亲会停下来,左看看,右看看,母亲会很自然地抬起头,坐端正,以便父亲查看理发的效果。我看着他们,竟然觉得母亲那张苍老的脸上满是妩媚。

伯乐

刘树英

每天清晨,老公都下楼买牛奶和煎饼果子。一日,他得意地说:“我今天扶持了一个新人,因为我是伯乐。”原来,一个小伙子刚出来摆摊做煎饼果子,没有人光顾,只有我老公。老公讲:“我的伯乐支持,可能改变了他的一生。”但小伙子的煎饼果子实在做得太差,难以咽下。几天过后,老公终于没有了继续扶持他的心情和胃口,可又不好意思去求别人的了,怕伤小伙子的面。于是,老公每天便只买牛奶,回来吃饼干。

春天的耳朵

韦秀琴

一截孤独的树桩,沐浴着甘甜的春雨。多情的春雨已经无法让它生机勃勃了,但细细看时,却看到乌溜溜的树皮上长出水灵灵的木耳,在春风的吹拂中格外精神。原来那是春天的耳朵!大自然那么多动听的声音,春天怎么舍得错过呢,竖起耳朵,把每一丝细微的风声,甚至每一朵花开的声音都记住。孩子们在草地上尽情地奔跑,追逐打闹。田边的小溪已经醒来,扭动着孱弱的身子,满心欢喜。田野里,人影憧憧。锋利的犁铧在有些坚硬的土地里飞快穿梭……

累就去爬山

刘军

晴空如洗的春日,离开蜗居已久的喧嚣都市,我们一行踏上征途,去领略那山石醉人的神奇。山下一垄垄整齐的禾苗,仿佛黄绿错综的毯子尽情铺展,路旁一棵棵粗壮的杉树筑成一道不可侵犯的长城。谈笑间已至山腰,山泉潺潺,虫声唧唧。钻山洞,穿竹林,踏乱石,拨开荆棘,攀援而上,一路美景,目不暇给。路似游龙在林中穿行,人在绿中,惆怅远去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  
xinfukan@126.com

青石街

35号

NEW SUPPLEMENT



小镇 [苏联] 鲍罗德斯科

## 的确良衬衣

□杨龙

门铃响了,开门一看,居然是当年在苏北插队的老房东艾青。难为他了,我已多次搬家,他还是费了一番周折找上门来。这次是来南京探望考上军校的大孙子,顺便来看看我,还特地带来了一蒲包洪泽湖大闸蟹。

妻子忙弄了几个下酒菜,我便与艾青边喝边聊。当然聊得最多的还是四十八年前我在农村插队的一些趣事。期间,艾青突然压低了声音问道:还记得我结婚时,曾向你借过一件的确良衬衣吗?一下子被他问住了,艾青不知是酒劲还是害臊,满脸通红喋喋不休地讲述着,就是那件的确良衬衣着实让他在婚礼上,在全生产队青年人和女方娘家人面前风光了一回。

## 墨香

□章铜胜

第一次见到墨,是在屯溪老街上的文玩店里,隔着玻璃橱窗望着,像注视一帧泛黄的旧风景画片,虽隔着,却仍能嗅到飘散在空气里的淡淡的时光的芳香。

一方墨,拿在手里,有沉重感,与肌肤的接触中,传递着柔软的凉意。不是玉石浸润肌肤的沁凉,也不是春雨滴在额上的薄凉,而是有着植物的品性,是温润的。

墨香,看得见。墨在宣纸上游走,深深浅浅,浓淡相宜,静者如枯藤上悬挂着的日月,动处矫若惊龙卷起满纸风云,那些墨香也在动静之处、浓淡之间随意弥散,像阳光的色泽,浅浅地镀在河边的新柳和欢快的溪流之上,写满动与静,深与浅的情思。

墨香,也能读得出。读《流动的斯文》,看到张充和小时候,在私塾老师朱谟钦的教导下习字,用的竟然是明朝的古墨,那些墨上刻着明代皖南制墨名家程君房、方于鲁等人的名字,就惊讶,那样安静的年少时光,在一笔一画的古墨浓香里浸润,仿佛窗外春日的阳光,已是温静娴雅得近于奢侈了。一向追慕晋人风格的沈尹

默教了张充和五年的书法,他给了弟子张充和六个字的评价:“明人写晋人书”,可见其对弟子的爱重之情。人们评张充和的书法,用了“朱黛犁然”四个字,一见之下,真是古意盎然。

董桥偶得张充和的一幅字:“十分冷淡存知已,一曲微茫度此生”,就欣喜不已,他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喜爱之情,写下了《张充和的伤亡小令》一文,文中说:“张充和的工楷小字我向来喜爱,秃慧的笔势孕育温存的学养,集字成篇,流露的又是乌衣巷口三分寂寥的芳菲。”

在最初看到张充和写给施蛰存的一片词笺时,董桥就曾深情地说:“她的款款的墨痕正好揭开一出文化的惊梦,梦醒处,悠然招展的竟是西风老树下一蓑一笠的无恚!她那手工楷天生是她笔下佳偶,一配就配出了《纳兰词》里‘鸳鸯小字,犹记手生疏’的矜持,也配出了梅影悄悄掠红桥的江南消息,撩人低徊。”这样的字,飘着满纸古雅的墨香,只能让后来人低徊不已了。

现在,已经很少看到人磨墨写字了,那样古意盎然的字怕是更少能见到了,更不必说是有“明人写晋人书”的神韵了。而对于墨,我们仍在心中生出了无限的向往和留恋。

## 小“猴”趣事多

□傅树茂

今年又是猴年啦。猴年是我们家的幸运年。

上一轮的猴年,我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各生了一个猴宝宝,我们和亲家母两家都喜出望外。特别是亲家母,立马拿起电话,一家一家向外地的亲戚报喜!两个小外孙先后仅相差一个多月,像双胞胎一样。现在都已12岁啦,个子一样高,都在上小学六年级。两个宝宝的确聪明伶俐、活泼可爱,有说不完的趣事。尤其是小外孙奇奇,从出生到上幼儿园,大多数时间都在我们家,由我和老伴两人带,只有双休日,才由他妈来接回自己家,因此感受最深。

在奇奇5岁上幼儿园时,放假期间就喜欢看《西游记》、《大闹天宫》和《人参果》等片子。奇奇看了这些片子后,也把自己当成了“孙悟空”。整天拿着一根塑料玩具“金箍棒”,

在客厅里挥来舞去。更搞怪的是,我们喊他姓名,他不作声,叫他“孙悟空”才答应。星期一,我送他去幼儿园时,还特意交代我说:“公公,下午你来接我时,一进入到教室,你就要喊我‘孙悟空’,我要把全班的小朋友都雷倒!”

之后他又把自己当成“二郎神”了,叫我帮他买一把二郎神用的兵器——三尖两刃刀;并要我帮他在眉心上方贴上一只眼睛。我使用红纸剪了一只眼睛状,把眼珠子涂黑,贴在他的额头上。此后,他每天从幼儿园回来,第一件事就是要我把这“第三只眼”帮他贴上。接着,他便拿起“三尖两刃刀”,在客厅里舞起来了。等到他妈妈下班回来,吃过晚饭才开始学画画或讲故事给他听。

在家里,他喊妈妈“师父”,叫爸爸“八戒”!哈哈,有这么一只“小猴子”,我们家就常常“大闹天宫”了。